

案件編號：42 / 2008

案件類別：勞動上訴

會議日期：2008 年 12 月 17 日

上訴人：甲

被上訴人：乙

主要法律問題：

- 案件利益值
- 聲明書的有效性
- 包含承認債務不存在的收訖

摘 要

在確定案件利益值時，以提起訴訟的時刻為準，不受原告隨後對請求的部份放棄所影響。

第 24/89/M 號法令第 6 條規定在勞動關係生效期間遵守的工作條件，因此不適用於在該關係終止後對勞動債權的處分。

收訖就是一個由債權人交給履行債務者的一個債務履行憑證。

債務不存在的承認是一項由可能的債權人，以通過聲明表達的債務不存在的確信為基礎，向另一方作出具約束力的聲明的法律行為，當中表示債務不存在。

如果債務本來存在的話，承認其不存在的效力就是使債務消滅。

製作裁判書法官：朱健

澳門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裁判

勞動上訴

第 42 / 2008 號

上訴人：甲

被上訴人：乙

一、概述

乙針對甲提起了普通勞動民事案，要求判處該公司因違反其享受週假、年假和強制假日的權利向其支付一定金額。

在清理批示中，初級法院裁定關於支付和原告明示放棄的永久抗辯成立，駁回了其針對被告的請求。

就此裁判原告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根據在第 360/2008 號案件中作出的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裁定原告上訴勝訴，撤銷了被上訴的駁回針對被告請求的決定，命令原審法院如無其他法定原因妨礙，審理起訴狀中提出的請求。

針對該合議庭裁判，被告現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提出了下列有用結論：

- 中級法院的決定違反了民法典第 854 條至第 858 條和勞動關係法律制度第 33 條的反義，並錯誤地適用了勞動法律關係制度第 6 條。

- 原告簽署並獲被告接受的聲明書構成一個真正的免除債權，被上訴法院的法官對此沒有否定。

- 考慮到免除了債務和訂立法律行為時上訴人和被上訴人之間的勞動關係已終止，必須推斷出該法律行為是在沒有任何“被告的經濟控制和紀律權限”的影響下，以及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訂立的。

- 勞動關係法律制度的目的是制定在建立勞動關係時應遵守的最低條件，而不是針對像本案那樣的僱傭關係終止後的法律關係。

- 被上訴法院法官在勞動關係法律制度第 6 條和 8 月 14 日第 40/95/M 號法令第 60 條的規定之間作比較同樣應受批評，因為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法律文件，它們分別規定不同的法律制度。

請求裁定上訴勝訴，撤銷被上訴的決定，恢復第一審駁回針對被告請求的判決。

被上訴人沒有提交回應陳述。

經助審法官檢閱。

二、理據

(一) 事實內容

下列事實為初級法院所認定，且中級法院沒有作出任何修改：

“1. 被告是一家業務範圍包括經營博彩、酒店、旅遊、航空、水路及陸路運輸、建築、公共證券及國內外股票操作、出入口貿易的公司。

2. 自六十年代開始至 2002 年中，通過前澳門地區的批給，被告是在賭場經營博彩等項目的唯一特許經營者。

3. 1970 年 12 月 21 日至 2002 年勞動關係終止時，原告在被告的實際指導、監督和給予報酬的情況下為其工作。

4. 2003 年 7 月 16 日，原告發出了載於案卷第 83 頁的聲明書，內容如下：

本人乙，持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自願收取由甲（以下簡稱‘甲一’）發放的服務賞金 MOP\$（澳門幣）29,681.78，作為支付本人過往在‘甲一’任職期間一切假期（周假、年假、強制性假日及倘有之分娩假期）及協議終止與‘甲一’的僱傭關係等所可能衍生權利的額外補償。

同時，本人聲明及明白在收取上述服務賞金之後，本人因過往在“甲一”任職而可能衍生之權利已予終止，因此，本人不會以任何形式或方式，再行向‘甲一’追討或要求任何補償，即本人與‘甲一’就僱傭關係補償的問題上，從此各不拖欠對方。

特此聲明。

聲明人：乙（簽名）

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

日期：16-7-2003

同意及接受該聲明。

(簽名)

2003.7.16

(甲人事部印章)”

(二) 原告對請求的部份放棄

在案卷移送到終審法院之後，原告、即被上訴人放棄了部份請求，把關於因沒有享受年假而要求的賠償減為 107,456 澳門元，其他的請求則維持。這樣，請求總額為 967,603 澳門元。

但所作放棄及其對案件經濟價值的影響並不妨礙繼續進行本上訴程序。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 250 條第 1 款的規定，在確定案件利益值時，應以提起訴訟的時刻為準，不受原告隨後對請求的部份放棄所影響。

因此，本案的利益值仍然是原告在起訴狀中指定的價值，即 1,021,332 澳門元。

由於第一審駁回針對被告、即現上訴人請求的決定被中級法院的合議庭裁判撤銷，所以，為確定可否對第二審的裁判提起上訴，被告的敗訴金額相當於上述的案件利益值。

因為案件的利益值高於中級法院的法定上訴利益限額，而被告的敗訴金額又超過該限額的一半，所以仍可對中級法院的合議庭裁判提起上訴。這樣，我們就繼續審理本上訴。

被告在回應原告部份放棄請求的申請時，提出原告利用這個放棄請求的申請非法地阻止被告行使上訴權，要求判處原告惡意訴訟及繳付罰款和賠償。

對請求的放棄確實可以產生排除對裁判提起上訴可能的效果。但無論如何，部份放棄請求的申請是原告根據對其權利的處分而提出，並沒有發現任何規定在民事訴訟法典第 385 條第 2 款規定的惡意訴訟的情況，因此應駁回上訴人的請求。

（三）工作者聲明書的有效性。有利工作者原則。意思瑕疵。

上訴人認為有關聲明書構成一個真正的免除，是在沒有任何被告的經濟控制和紀律權限的影響下，以及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簽署的。因為沒有滿足第 24/89/M 號法令（勞動關係法律制度）第 6 條的多個規範元素，這一條文不適用於本個案。在免除債權時並不存在勞動關係，所以沒有任何法律或協議上的障礙。因此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違反了民法典第 854 條至第 858 條和勞動關係法律制度第 33 條的反義，並錯誤地適用了勞動法律關係制度第 6 條。

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接納原告發出的聲明書形式上屬於免除債務。但認為由於違反了第 24/89/M 號法令第 6 條規定的有利工作者原則，所以根據該規範上述免除合同無效，同時也因為免除合同對原告產生較不利的工作條件。此外，還引用了第 40/95/M 號法令第 60 條解釋其觀點。

根據確定事實，被上訴人從 1970 年到 2002 年為被告工作。2003 年 7 月被上訴人發出了有關聲明書，當中聲明自願收取由甲發放的服務賞金 29,681.78 澳門元，作為支付過往在“甲一”任職期間一切假期，即週假、年假、強制性假日及倘有之分娩假期，及協議終止與“甲一”的僱傭關係等所可能衍生權利的額

外補償。還聲明因過往在甲任職而可能衍生之權利已予終止，因此不會以任何形式或方式再向甲追討或要求任何賠償。

第 24/89/M 號法令第 6 條這樣規定：

“僱主與工作者之間，或有關組織代表之間所訂的一切協議或協定，原則上係被接納者，即使其規定與本法令之規定有異；但其施行對工作者引致之工作條件，較諸本法令所引致者更為有利便可。”

這一條文規定了有利工作者原則，意即如果協議規範訂立的工作條件不比法律規範訂定的差，則應適用協議規範。

上述規範規定在勞動關係生效期間遵守的工作條件，至於被上訴人發出的聲明書的內容與工作條件無關，反而是一個處分勞動債權的協議聲明。被上訴人以此聲明收到了因已終止的勞動關係產生的一定數額的金錢，以及原僱主再沒有需要向其支付。

因此，上述第 24/89/M 號法令第 6 條並不適用於本個案。

存在其他像第 40/95/M 號法令第 60 條以保障工人實現其權利為目標的其他法律規定是很正常的。在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提及了該法令，這一法律文件規定了適用於補償因工作意外和職業病造成的損害的制度。

儘管與第 24/89/M 號法令第 6 條的目的類似，不能忽視每個規範有其適用範圍，在把法律具體適用到實際個案時應只考慮確實規範要解決問題的法律規定。上述兩個法令明顯分別有其本身的適用範圍。由於本個案與處分從已終結的勞動關係衍生的勞動債權有關，所以，規範工作意外和職業病事宜的第 40/95/M 號法令的規定不能作為解決本個案的理據。

還應提到，原告在回應被告提出的免除債權永久抗辯時，曾提出以顯示在簽發聲明書時其意願的自由表達受到了強迫性限制的事實，該情況源自甲與丙的關係，原告與後者從 2002 年 7 月開始維持勞動關係。

初級法院在清理批示——判決中認為上述事實只有在與原來的僱主維持勞動關係時才有意義。

中級法院在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提及原告在簽署聲明書時受約束的狀態仍然存在。對於簽署這類聲明書的都是甲的前員工，他們從那時起轉往丙的賭場工作，而這家公司是由甲成立和控制的，認為屬於明顯事實，且澳門法院在所有類似案件行使審判權時已知悉。

對被上訴法院的論述，應強調原告在回應被告提出的抗辯時陳述這些事實構成了擴大訴因，且明顯是在沒有協議的情況下提出，這只能在原告之反駁中提出（民事訴訟法典第 217 條第 1 款），以便被告能在被告再答辯中作回應¹（民事訴訟法典第 421 條第 1 款）。但在普通勞動民事程序中沒有原告之反駁（勞動訴訟法典第 33 條），所以原告不能在回應上述抗辯時擴大訴因。這樣，有關事實程序上對審理案件的實質問題不具重要性。

（四）聲明書的法律性質及其效力

根據聲明書的內容，被上訴人聲明收到一項金錢給付，且在與被告的勞動關係中不再存在任何其他權利。

看來這不是被上訴人的免除。

¹ Antunes Varela、J. Miguel Bezerra 和 Sampaio e Nora 合著，《Manual de Processo Civil》，科英布拉，Coimbra Editora，2004 年第 2 版，第 280 頁。

據 Antunes Varela 所言：

“沒有給付債務就消滅了。

免除是債權人本身放棄要求應有的給付的權力，從自己的法律狀況中永遠排除法律賦予的保障其利益的手段，儘管需要債務人的同意。”²

免除意即寬免。

Menezes Leitão 認為，免除“就是通常所指的債務寬免。債權人當然有權要求債務人作給付，但實際上在債務人的同意下，可以在沒有進行給付的情況下放棄該權利，從而使債務消滅。”³

事實上，被上訴人聲明收到了一項金錢給付，但無論從聲明書還是訴辯書狀的內容，都不能得出被上訴人希望完全或部份地免除，即寬免被告的勞動債務。

這更是一個收訖。收訖就是一個由債權人交給履行債務者的一個債務履行憑證（民法典第 776 條）。

但這是一個複雜的收訖，其內容超越了簡單的債權人收到給付並使債權獲滿足的聲明。理論界對這個現象進行了研究：

“正如 Carbonnier（《*Droit civil*》，4，1982 年，第 129 段，第 538 頁）所觀察的，很多時收訖不僅僅是已經收取了債務的聲明，而是債務人已不再拖欠

² Antunes Varela 著，《*Das Obrigações em geral*》，第二卷，科英布拉，Almedina，1999 年第 7 版，第 243 頁。

³ Luís Manuel Teles de Menezes Leitão 著，《*Direito das Obrigações*》，第二卷，科英布拉，Almedina，2006 年第 4 版，第 219 頁。

債權人的全面性聲明，無論是由於債權已消失，還是由於其他原因（*quittance pour solde de tout compte*）⁴。

Vaz Serra 在其起草 1966 年民法典前所作的研究中認為，收訖可以體現為免除債務，也就是說，如果證明到債務人知道債務並沒有消滅，以及並非在期待獲得給付的情況下發出收訖，就是債權人希望以收訖的形式免除債務。也可以體現為債務不存在的承認，但這個承認不是純粹從收訖推斷出的，當中並沒有這樣的聲明。所以，免除或債務不存在的承認不是推定的，而是起碼應從實際情況中總結出，因為原則上不會以此目的發出收訖。⁵

根據 Antunes Varela 的教導，債務不存在的承認是一項由可能的債權人，以通過聲明表達的債務不存在的確信為基礎，向另一方作出具約束力的聲明的法律行為，當中表示債務不存在。⁶

被上訴人沒有提出希望寬免被告的勞動債務，從聲明書的內容也看不到，因此不應認為聲明書包含一個以收訖形式給予的免除。

但卻聲明從甲收到一筆款項，以及“因過往在甲任職而可能衍生之權利已予終止”。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包含承認債務不存在的收訖。

⁴ Pires de Lima 和 Antunes Varela 合著，《Código Civil Anotado》，第二卷，科英布拉，Coimbra Editora，1986 年第 3 版，第 40 頁。

⁵ Vaz Serra 著，《Do cumprimento como modo de extinção das obrigações》，載於 BMJ 第 34 期，第 169 和 175 頁。

⁶ Antunes Varel 上提著作，第 252 頁。

承認債務不存在的目的是證明債務確實不存在，消除關於債權是否存在的不肯定狀況，使過去不確定的變成確定。為此，債權人承認債務不存在。如果債務本來存在的話，承認的效力就是使債務消滅。⁷

因此，聲明書的法律後果就是使被上訴人針對上訴人的勞動債權消滅。

應維持第一審法院駁回針對上訴人請求的判決。因此，應撤銷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

三、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勝訴，撤銷被上訴的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從而維持初級法院駁回針對被告請求的判決，以及駁回上訴人關於判處被上訴人惡意訴訟的請求。

在本審級和第二審級的訴訟費用由原告承擔。

法官：朱健

Viriato Manuel Pinheiro de Lima（利馬）

岑浩輝

2008年12月17日。

⁷ Vaz Serra 著，《Remissão, reconhecimento negativo de dívida e contrato extintivo da relação obrigacional bilateral》，載於 BMJ 第 43 期，第 79 至 80 頁。